

雷动虫鸣天地醒

——古诗词中的惊蛰

刘金祥

当第一声春雷打破严冬的沉寂,大地深处好像传来某种古老的回响——这便是惊蛰。作为一个在岁月肌理中珍存自然密钥的节气,惊蛰不仅是农耕文明的物候刻度,更是华夏诗学里充满精神张力的文化标记。

惊蛰意味着万物从蛰伏到觉醒的临界突变,其最初诗学表现为一种宇宙节律在古诗词中的具象化表达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闻雷》中写道:“震蛰虫蛇出,惊枯草木开。”此句深刻揭示了微观天地与宏观宇宙的同频共振:地面虫蛇的蠕动与天际雷霆的轰鸣,构成了“天地合德”的诗歌意象。

由天道震撼衍生出“时空的褶皱”——惊蛰在古诗词中创造的独特时间感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《春晴泛舟》中写道:“雷动风行惊蛰户,天开地辟转鸿钧。”前一句捕捉惊蛰到来的瞬时性,后一句则将这一瞬间置于“鸿钧”(代指天道运转)的永恒循环中。这种时间观在词体中展现得更为精微凝练,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忆秦娥·浮云集》中吟诵道:“浮云集。轻雷隐隐初惊蛰。初惊蛰。鸢鸣怒,绿杨风急。”该词以紧凑节奏模仿了节气转换的突然性,又以“绿杨风急”等春日意象构建了一种动态的声画场景。冬季在古典诗学中常与萧条、停滞、收缩、向内等现象发生关联,而惊蛰的到来则如利刃般划开时间的凝冻状态。南宋诗人陈棣在《春日杂兴》中描写道:“雨催惊蛰候,风作勒花开。”诗人通过“惊蛰”与“勒花”的并置同构,将节气时间与生命时间进行叠合,创造了多层次的时间感知。而将这种时间感知上升为富有哲学意味的诗学表达者,可见于那些把惊蛰与历史记忆相交织的诗词作品,如中唐诗人元稹《咏廿四气诗·惊蛰二月节》中“时候争催迫,萌芽互矩修”一句,表面上写的是草木竞相萌发,实质上则暗喻历史机遇的突然降临与消逝。

惊蛰的典型自然表现——雷霆,作为一种自然现象,在传统文化编码中具有双重身份:既呈现破坏性力量,

又是创造性源泉。这种双重性在古诗词中演化为复杂的伦理隐喻。《诗经·邶风·终风》中“噎噎其阴,虺虺其雷”的描写,已初步建立起雷声与政治清明的象征性关联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这种象征体系更趋于成熟。东晋诗人陶渊明在《拟古九首·其三》中咏道:“仲春遘时雨,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,草木纵横舒。”诗人将雷霆比喻为打破精神沉睡的觉醒力量,暗示自然现象对人文精神的启示功能。更为深邃的是,当儒家治世秩序遭遇现实挫折,自然节律便成为文人士大夫重建意义世界的重要凭借。这种隐喻在南宋之际的惊蛰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,如陆游《市饮》诗云:“学道无多事,消阴服众魔。春雷惊蛰户,海日浴鲸波。”此诗中的惊蛰,不仅是自然界的大地春回,更寄寓着对国家除旧迎新、重获清明强盛的期盼,“海日浴鲸波”之景,正是对此的形象写照。



●老树画画
春
来
老
树

春来门前绿,
花开满枝头。
功名何足道,
唯羡鱼儿游。

每年稻谷收割前的一两个月,父亲总会感到焦虑。他每天都要早早起床,去田里巡水,查看稻子的长势。那些稻子正由嫩绿逐渐转为淡黄,再变为鲜黄,最终化作金黄。金黄意味着稻子成熟,丰收在望,随时可以下刀收割。起初我不理解父亲为何还会焦虑,后来才明白,他是担心在最后的时刻出问题。

父亲的担忧并非多余——突如其来的干旱、连绵的阴雨天、不期而至的蝗虫、毫无征兆的病虫害,都可能让即将成熟的稻子一夜之间减产甚至绝收,导致前功尽弃。

待到稻子开始收割,父亲的焦虑虽有所减轻,却并未完全消失。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,更不会举办庆祝丰收的宴席,还担心晒谷场上的稻子被

盗。这绝非杞人忧天,而是时常发生的现实。因此,夜里父亲总要在谷堆旁守夜,在草垛边搭起一个简易草棚,睡在里面。他不敢沉睡,总竖起耳朵倾听外面的动静,一旦察觉有人靠近,便及时咳嗽出声,发出警告。

与焦虑共舞

徐立新

直到稻子晒好,挑回家中,颗粒归仓,父亲的焦虑才会彻底消散。那时,他会让母亲准备几道好菜,邀请大伯、大爷们来家中吃饭喝酒,共同庆祝丰收。

这并非父亲的特例。旧时,几乎所有的乡下农人,在遇到盖新房、娶儿媳这样的喜事时,也会感到焦虑。为

当然,惊蛰诗学的终极意义,在于它精辟地阐释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古典世界观在古诗词中的美学转化。这种美学转化不是简单的象征对应,而是通过意象并置、节奏控制、音韵设计等诗学手段,创造出一个可触可感的诗意世界。如中唐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惊蛰二月节》中写道:“阳气初惊蛰,韶光大地周。桃花开蜀锦,鹰老化春鸠。”诗人以极其精练的意象集群(阳气、韶光、桃花、蜀锦、春鸠)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惊蛰微宇宙,此处的惊蛰是整个气候系统、生态网络和精神氛围的激活点与结合点。

当人们穿越那包括惊蛰诗篇在内的诗学长廊,最终抵达的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为核心的智慧:自然不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过程,而是意义生发的肇端与源头。在惊蛰的雷声中,人们听到的不仅是气候转变的信号,更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寻求平衡与再生的殷殷期盼。那些湮没在岁月尘埃中的诗人,通过捕捉惊蛰这一瞬间的震颤,实现了对永恒秩序的短暂触摸——而这,或许正是古诗词留给当下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:在每一个春天来临之际,人们都能在心底保留一份等待惊雷的寂静,珍藏一份相信万物终将苏醒的坚定信念。

星期文库

《杨家将演义》与杨家将戏之四

从杨四郎到木易驸马

贵翔

《杨家将演义》第三十四回“宗保遇神授兵法 真宗出榜募医人”和第三十五回“孟良盗走白驢马 宗保佳遇穆桂英”,讲述了一段被俘后改名木易,已被招为北番驸马的杨四郎,助力宋营大破天门阵的故事。

北番为图中原社稷,由萧天佐摆下天门大阵,大宋真宗天子御驾亲征,老太君和主帅杨延昭苦无破阵良方,所幸杨宗保从高人处得到神秘阵图,众将听从他的指挥,操练人马,准备破阵。不想,真宗手下王钦通北番,将宗保得到阵图的消息,暗中通报给北番的韩延寿,北番吕军师再次完善大阵。信心满满的宗保见到突然变换的敌阵,被惊得从将台上跌落下来。杨六郎听到这一变化,也昏然闷绝,不省人事。八王一见六郎得了怪病,连忙奏请真宗,张榜求医,请来了蓬莱道士钟汉。钟道士果然是神医,说六郎阴气伤重,需用龙母头上发和龙公项下须作为药引子,方可治疗此症。并说龙须不用远取,陛下就可办到,而龙母头上发,需要向北番的萧太后去讨要。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,老太君想起了四郎已在北番招为驸马,请他帮忙一定能成。于是,宋营派孟良前往北番,去取龙母头上发。孟良临行前,先见钟道士,又领到了同时盗取萧太后宝马的任务,才打马出了宋营。

孟良见到四郎讲明来意,四郎心生一计,佯装腹痛,请公主向母亲讨要头发。公主心疼丈夫,马上去求母亲,萧太后也没多想,就剪下自己的青丝,让女儿拿着去救驸马。孟良得到萧太后的头发,又到御园牵走了萧太后的宝马。六郎按方服药后,果然很快痊愈。身在北番的杨四郎,也为破阵出了大力。

京剧《四郎探母》自然是根据这段故事编写,但改编的力度非常大。一是将求取萧太后的头发,改为公主前去盗取出关的令箭;二是将孟良入番营,改为四郎回宋营探母;三是把四郎助力大宋破阵,改为探母尽孝,全无任何政治色彩。京剧《四郎探母》是一出角色较为齐全的精彩大戏,其中经典唱段颇多,引得众多京剧名家偏爱。剧中第一场《坐宫》也可单独演出,其中除了四郎与公主的精彩对唱之外,四郎在得知公主去盗令箭后,为表达其心中激动之情难抑,而唱的那句高腔儿(业内称为嘎调)“叫小番”,更是连不常听京剧的人士也津津乐道。许多嗓音非常出色的老生演员,都因为唱这句时精神过度紧张而出现“呲花”,造成演出事故。

何如此?只因担心出现意外。用父亲的话说,就是怕“锅盖揭早了,米饭夹生没煮熟”——万事俱备,却怕东风在来的路上出岔子。

这样的顾虑并非毫无道理。彩礼协商不好而临时退婚、梁柱竖起时突然断裂……类似的事常常防不胜防,不到最后一刻,谁都不敢打包票。

大事临头必焦虑,这种心理状态难以完全消除,或许只能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缓解。若能以更从容的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重要之事,同时做好周全准备,并培养接纳一切可能结果的心理韧性,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焦虑。

人的一生,总要经历诸多重要时刻,事前的焦虑在所难免。因此,不必为此困惑失态,允许其存在却不被其左右,或许才是最自然、最豁达的生命状态。